

利华剑南

忠魂谱就热血壮士歌！

HUANAN LIJIAN

王海◎著

一记绝妙神枪，一步战略诡棋，一场惊天迅雷。
一座桥，牵动一个民族的心弦！

根据小说拍摄的全新铁血谍战电视剧即将推出！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利劍 華南

王海◎著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南利剑/王海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104-4335-0

I. ①华…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08705 号

华南利剑

作 者: 王海

责任编辑: 黄倩

装帧设计: 知行兆远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68 (010) 68998733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 (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数: 330 千字 印张: 19.25

版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4335-0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目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彼岸惊魂	132	第十八章	身陷囹圄
007	第二章	马失前蹄	136	第十九章	风云际会
015	第三章	老秒神枪	140	第二十章	以华制华
023	第四章	利剑出鞘	146	第二十一章	冤家路窄
035	第五章	斯城鏖战	156	第二十二章	狂澜骤起
047	第六章	夺命冷枪	166	第二十三章	深入虎穴
055	第七章	军装风波	172	第二十四章	钱通鬼神
067	第八章	三面艳谍	177	第二十五章	泣血溅泪
078	第九章	呃神骗鬼	183	第二十六章	巧智劫持
085	第十章	大开杀戒	192	第二十七章	石破天惊
089	第十一章	东京论剑	199	第二十八章	引火烧身
096	第十二章	武士之魂	206	第二十九章	猛泉腾空
101	第十三章	绝地反击	211	第三十章	分道扬镳
104	第十四章	天降大任	218	第三十一章	巧下钓钩
111	第十五章	战略诡棋	221	第三十二章	人质失踪
119	第十六章	大义在前	228	第三十三章	双重圈套
123	第十七章	舍生取义	237	第三十四章	四大高手

242	第三十五章	巅峰对决
250	第三十六章	文化对垒
257	第三十七章	痛下杀心
262	第三十八章	勾魂使者
268	第三十九章	风云突变

276	第四十章	金蝉脱壳
283	第四十一章	孤注一掷
290	第四十二章	惊天迅雷
301	尾 声	

第一章 彼岸惊魂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1944年年底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

1944年10月25日,日军实施了著名的“一号作战”,史称“豫湘桂战役”。

这场发生在中日之间的战役,不仅揪紧了国民党高层的心,吸引着全体中国人的视线,还触动了美军的敏感神经。在大洋彼岸美国五角大楼海军司令部里,有一个人正密切地关注着日军的一条战略大通道:广东西江上的“秋山大桥”。

美国海军作战指挥室中,指挥官、军事参谋、顾问和高级幕僚们正紧张有序地忙碌着,译电员手捧着电报来回穿梭。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地图上标注着红、蓝箭头和不同颜色的圆圈。在地图前端摆着一个“秋山大桥”的巨型模型。一位美军上将皱着眉头俯瞰着模型,他时而俯身细察,时而抬头凝思,脸上流露出焦灼不安的神色。他就是美国海军部部长弗兰克·诺克斯。一年半以前的那份导致山本五十六的座机被美军击落的日军密电,就是经由他的手上报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使得美军得以报了珍珠港的一箭之仇。

这时,一位美军少将走上前来,向部长敬了个礼,“报告部长,梅乐斯奉命前来。”

诺克斯急忙抬头,盯了梅乐斯一眼,有些忧心忡忡地说:“梅乐斯将军,把你从正要起飞的飞机上叫回来,是有重要事情和你商量。”诺克斯背着手走到世界地图前,“你上次提出的派出海军陆战队进入中国大陆参战的建议,我看需要重新考虑一下了。有没有一个更奏效、更省钱的办法,让我们省下这笔浩大的军费用在战争最后阶段,用在进攻日本本土上。”

梅乐斯毫不犹豫地:“部长先生,恕我直言,日军此次来势汹汹,如果我们不出兵,一旦桂林、柳州被日本人攻陷,那我们驻在广西的几个机场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这个我知道,梅将军。”诺克斯部长紧蹙双眉,解释道,“你以为我是舍不得花钱的小气鬼吗?不是钱的问题,我是在考虑大战略。日本人在广东肇庆西江上建的‘秋山大桥’你了解多少?日军现对它的依存度有多高?它的战略价值有

多大？”

“这个嘛，我还清楚。”梅乐斯望着眼下的大型沙盘，“日本人建起的这座桥号称‘远东第一桥’‘帝国的骄傲’‘永远炸不毁的桥’，目的就是为广西前线输送兵力。如果有空军帮忙，就非常简单，一顿炸弹让它变成一堆废铁，问题在于我们的空军正自顾不暇，在中国国内各个战区间疲于奔命，中日两军地面部队犬牙交错，战事胶着，广西的机场已危在旦夕。”

“可我听说陈纳德已经派飞机去了呀？”部长问道。

梅乐斯苦笑摇头，“部长先生，您有所不知，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一直以来汽油不够，大部分飞机不能起飞，而史迪威又故意不配给他足够的燃油，两人为此闹得不可开交，官司都打到蒋委员长那儿去了。三天前，陈纳德的人从一架过路转场的美中混合团的轰炸机上偷了些汽油，这才起来三架C-47轰炸机。可没等飞到大桥上空，一架C-47因为油料耗尽而中途坠毁，另两架碰上了守桥部队密集的防空炮火，一架被当场击落，另一架带伤返回，侥幸躲过一劫。”

“啊，竟有这样的事，我怎么不知道？”诺克斯的脸立刻拉长了。

“我也是上飞机前才听说的。空军哪……咳……不好说。”梅乐斯耸耸肩，摇头叹息。

海军部长沉吟半晌，语气更加沉重，“你要知道，现在‘秋山大桥’成了一条输血大动脉，日军会通过它不断为桂林前线输送兵员、武器、战车和弹药。而中国政府派不出更多兵力支援桂林前线。那个好战、敢战又善战的白崇禧眼看就顶不住了，他能撑几天？五天？十天？半个月？哼，我们再不出手，整个中国战局将不堪收拾！”

梅乐斯露出为难的神情，“我知道这座桥战略价值相当高，我也知道炸毁这座桥，是您一直以来最为关注的事，部长阁下，可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在短期内炸掉它。”

诺克斯又陷入沉思，突然似有所悟地抬头问道：“你的老搭档戴笠的忠救军和别动军在广东一带有部队吗？”

“非常遗憾，阁下，没有。这两支部队都在上海附近活动。”梅乐斯低着头说。

“去想想办法吧，老朋友，”海军部长把手放在梅乐斯肩上，用赋予重托但其实是乞求的语气说道，“我不管你去找谁，找蒋委员长也好，找史迪威也好，找陈纳德也好，或者干脆找军统局局长戴笠，让他们无论是谁派出一支部队，去把桥炸掉。”诺克斯挥了下手，坚定地说，“一定要炸掉！作为一名老资格的军人，你知道

什么叫不惜一切代价!”

“我……明白。”梅乐斯嘴上说明白,其实他心里一点儿也不明白。

诺克斯仰着头想了半天,点燃了一支雪茄,深吸了一口,盯着梅乐斯的眼睛说:“把话挑明了吧,这次调整是战略性的,全局性的,总统已特批,其目的就是……我们准备出兵中国了。当然这决不能告诉蒋介石,那样的话,蒋原本就已脆弱的神经会彻底崩溃。这座桥究竟炸不炸得掉,现在就全看你的了。但你只有一个月时间。要知道,桥炸了,不但能切断日军的后勤补给线,挽救十几万国军,保住广西的机场,我们又能不出兵,免得引火烧身。可话又说回来,如果这座桥真的炸不掉,从最坏角度考虑,我们还真的得派出海军陆战队协助中国抗战,不得不派,你懂吗?炸桥的战略意义正在于此。”

梅乐斯心有灵犀地一笑,“我终于明白了,请原谅职下的愚钝。部长先生,您又走了一步一箭双雕的战略诡棋。好了,我马上动身去重庆。”

梅乐斯敬了个礼刚转身,“等等,”海军部长从背后叫住了他,目光锐利地叮咛道,“记住,这是一次绝密行动,千万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请放心,我一定在限期之内,完成这个重大使命!”梅乐斯敬礼转身,匆匆离去。

离开五角大楼才半小时,梅乐斯就赶到了华盛顿郊区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梅乐斯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将军,在下属面前从来都是不苟言笑,戎装整洁,腰板笔挺,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威风凛凛。当他从吉普车上跳下、大步走向飞机的时候,卫兵们都向他举手敬礼,脸上挂着敬畏和钦佩的表情。等待着他的是一架专为轰炸日本本土而新近开发的B-29远程重型轰炸机,又叫“超堡”,有四个引擎,机身优雅细长,全身泛着银白色的金属光泽,很像个空中美男子。这款新式轰炸机有着航程远、速度快、飞得高、载弹量大等特点,在各交战国中口碑哄传。

梅乐斯在B-29引擎的轰鸣声中健步登上了飞机。机舱里几名军官正在用扑克牌赌钱,咋咋呼呼的;另一个隔档里有几名军官在争看一本《花花公子》,有人在讲下流笑话,有人在弹着吉他自弹自唱;另一个隔档里有人在用塔罗牌算命,还有几个干脆七扭八歪地呼呼大睡。这帮家伙们,一听说去中国,就像被注射了强力肾上腺素,因为在他们心中,这个国家古老而神秘,充满诱惑。梅乐斯苦笑一下,并没有惊动他们,而是默默地回到自己的隔档里。

正是晚饭时间,女翻译官苏珊娜走了进来,递给他一个盒饭。打开来,两只

油汪汪的鸡大腿发出诱人香味。梅乐斯故意“哇”的一声，伸出舌头扫着嘴唇，做了个古怪的表情狼吞虎咽起来。苏珊娜被上司的幽默动作逗笑了。苏珊娜告诉上司，本次飞行的路线是：第一站经停加拿大温哥华，下来是格陵兰——冰岛——伦敦——地中海——开罗——红海——加尔各答——汀江——中国昆明——最后是目的地：重庆。飞行的整条航线都尽量避开欧洲和北非等地的战争区域，还要避开地中海沿岸，因为那里还有轴心国的飞机日夜巡逻。

“苏珊娜，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走驼峰航线？”梅乐斯停下了咀嚼，抬头问道。

苏珊娜撇撇嘴，耸耸肩道：“头儿，这一切都要取决于沿途是否顺利了。飞机大概一周后飞到印度汀江，如果刚好是白天的话，我们就不能飞越南线，因为那里还有日本的零式攻击机时常出没……”苏珊娜打住了话头，底下的话不言自明。梅乐斯知道，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必须走北线，走那条被世人讥为“上帝的弃地”的空中通道：驼峰航线。那是条名副其实的在冰峰雪谷间，由白骨和铝片堆成的航空通道，也是进入中国的唯一一条生命通道。那里经常有援华飞机因为极端的天候和超高的海拔而坠毁。

“上帝会保佑我们的。”梅乐斯的话像是在安慰苏珊娜，也许是在安慰他自己。

机要秘书走进隔间，递上一个小型金属箱子，恭敬地说道：“将军，这是您要的几份绝密文件，海军情报部的人说，一旦遇到敌人攻击或被俘，必须在第一时间将它们销毁。”

“又是老一套，哼。”梅乐斯心里说。边吃饭，边打开箱子，他拿起一份文件，只见抬头的大字标题是：日军“一号作战”前景分析及战略研判。

资料上显示：

……1944年5月以来，日军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做出了某些重大的战略调整。当日军在其海空军主力被美军歼灭、海上交通线被美军切断之后，困兽犹斗的日军为这次战役，出动了约15万兵力，接连攻克了河南、湖南及周边的大片地区，除了在湖南衡阳遭到了国民党中央军第10军的顽强阻击和殊死抵抗之外，一路所向披靡，国民党军大部分溃不成军，连连后撤。

……日军之所以发动此次大规模战役，其主要战略目的有三：一是要摧毁在中国大陆广西地区的美国空军基地，以防止美国空军袭击日本本土；二是要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铺设一条纵贯中国大陆南北，并连通东南亚的陆上交通大动脉，把深陷在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的40余万日军主力调往太平洋战场；三是

意图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部分主力,摧毁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日有生力量。

……日军第6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向主攻桂林的第11军军团长横山勇中将下令,于10月27日开始军事行动,命令其尽快攻陷桂林。26日,日军的7个师团,15万兵力,300多辆坦克,30余架飞机,大量重炮集结于桂林一线,做好了进攻桂林的战役部署。1944年10月28日,日军十几万人马大举进攻桂林,桂林保卫战拉开了序幕。……

他又翻看了几份文件,有一份是关于国民党桂系白崇禧军队的抵抗情况:

……国民政府统帅部开始的意思是要全部放弃桂林、柳州一线,但是后来白崇禧要求坚守桂林,为日后反攻赢得时间,蒋委员长最终同意了他的要求。所以在15万装备精良的日军面前,桂林守军只有广西桂军第131师的1.2万余人,加上后来从各地自发进入桂林参战的广西地方民团,总兵力不足2万人。没有坦克、飞机,只有22门火炮,大部分广西民团和少部分桂军士兵拿的还是土枪,但是桂林守军都抱着必死的决心,誓与桂林共存亡,士气十分高涨。守军立足于与日军打巷战,他们把所有的房子都修成了碉堡,在所有的路口都建了防御工事,所有的水井都下了毒,实行焦土抗战……

苏珊娜端了杯咖啡进来。梅乐斯合上文件,呷了口热气腾腾的咖啡,抬头向舷窗外望去。正是日落时分,斜挂在天际的夕阳洒出万道光芒,把视线所及的遥远的地平线完全笼罩在金色的霞光之中。

一切都是如此宁静。梅乐斯心生感慨:世界如果没有战争,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行将灭亡的小日本儿是有那股子劲头儿,眼看着不行了,也要垂死挣扎、困兽犹斗。离胜利的日子越来越近,但二战却变得更加惨烈、更加疯狂。空中、地面,欧洲、亚洲,战争把人类所有的爱与恨,悲与喜,哭与笑,成与败,离与合,演绎得更加残酷,更加暴怒。

他的思绪不由得飘到了几年前的一幕:那是1943年4月13日,中美合作所成立的日子。那一天,在重庆军统办事处大礼堂里,正式举行了合同签订仪式。下午5时整,已被晋升为中将的戴笠衣着整洁、满面春风地陪同诺克斯部长、罗斯福的私人代表鲁斯和自己,以及中国外交部常务次长胡世泽走进会场。会场墙壁正中,悬挂着青天白日旗和美国星条旗。

合同几经曲折后终于签订了,其主要内容是确定了以军统局戴笠为主任,美国海军部军事情报署梅乐斯少将为副主任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正式成立。合作的业务范围是:为了战胜日本,中美双方将交换关于日本海陆空部队在中国沿

海的活动情报,允许美方派人在中国沿海布雷、测量、侦察、拍照等,合作双方将共同在沿海和中国主要城市设立气象站、水文站和无线电台,同时由美方提供武器、电讯器材和经费,帮助军统局培训由忠救军和别动军组成的特务武装,以备日后协助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等。

梅乐斯想起了戴笠,那个国民党军统局局长,不由得会心一笑。那个极其平凡又极其不凡的人啊,他的雅号可多了,什么“东方的希姆莱”“间谍王”“刀斧手”“蒋介石的佩剑”。他想起一位美国学者私下里对戴笠的评价:戴笠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千面人。他的性格是一面多棱镜:郑重时的戴笠是“狼狗”,思考时的戴笠是“天鹅”,微笑时的戴笠是“狐狸”,发怒时的戴笠是“老虎”。再加上他那张长长的“马脸”,整个一个“动物世界”。

梅乐斯不禁莞尔,这评价真幽默。可他认为,戴笠有他重感情、讲义气的一面,是个人中之杰。一年多交往来,他和戴笠已变成了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的好朋友。戴笠曾多次提出想在抗战胜利后,把自己的十万部属转变成海军陆战队,并托他向蒋介石进言求情。其实戴笠的野心是想当中国的海军部长。“猎鹰”才是戴笠性格的正脉。

梅乐斯想起商场中的一句名言:要想让人上当,只须激起他的贪欲心和暴富心就够了。你不是想当海军部长吗?那么好,你得拿出点实际成果来,让美国海军部的高官们看看,你是个有能力、有作为的合适人选。这次炸桥,不用再找别人了,就把这个棘手的任务交给他,看他怎么办!

戴笠会答应吗?……他不答应行吗?海军部长的头衔不正是个香喷喷的诱饵吗?不正是个四两拨千斤的砝码吗?想到这里,梅乐斯一直紧锁着的眉头舒展开来,心中的石头好像一下子被搬掉了。对,就这么办!任务交给戴笠,让他派出一支小分队,插入敌后,潜入肇庆,秘密行动,不惜一切代价炸掉“秋山大桥”!

梅乐斯笑了,他知道此次中国之行,一定不会空手而归了。

第二章 马失前蹄

珠江纵队司令部设在中山县五桂山古氏祠堂里。

“这座秋山大桥一定要炸掉！”说话的人40来岁，长方脸，鼻挺唇薄，浓浓的双眉，挺拔的腰板，透着一股军人所特有的刚毅和威严。他就是珠纵司令员林锵云。林司令对面坐着两位珠江纵队的年轻干部，一位是支队长欧阳初，他生得方脸阔嘴，一身的英武之气。另一位是中队长、侦察英雄彭光耀，他身形彪悍，浑身充满活力，深潭似的眸子里写满智慧，目光中流露出一股难以驯服的野性。

当林司令听完彭光耀对大桥侦察的情况汇报后，郑重其事对二人说道：“军政委员会的首长信任我们，把这么重要的秘密使命交给我们，我们一定不要辜负首长的重托啊。”欧阳初和彭光耀都郑重地点头。

珠江纵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省珠江三角洲领导和创建的一支抗日游击队，主要活动地区在广东。1938年10月，广州及南海、番禺、顺德等县相继被日军侵占。各县中共组织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指示，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939年2月至1940年6月，先后成立顺德抗日游击队和中山抗日游击中队，后扩编为大队。珠江纵队以中山县五桂山为根据地，从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发展成为一支拥有3000多人的队伍，成为南粤敌后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

林司令望着手下两员虎将，面色凝重地说：“欧阳初、彭光耀，东江军政委员会首长指示我们，让我们珠纵组建一支精干的小分队，秘密行动，潜入日军的心脏地带，炸毁日军在西江上建的‘秋山大桥’，切断这条钢铁运输线。怎么样，炸桥有把握吗？”

欧阳初支队长兴奋地说：“我等这一天都等两年了，这一次，我保证完成任务！”

彭光耀信心十足地说：“司令员，把这个艰巨任务交给我吧。”

“好啊。”林司令望着激情澎湃的两个属下说道，“这次大鹏湾‘土洋会议’的主要精神是：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我们炸掉此桥，就像

用一把利剑，一举斩断日军的钢铁交通大动脉，阻止日军继续增援桂林、柳州，然后向西挺进，在粤桂边区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

欧阳初笑着对彭光耀说：“光耀啊，你这个孤胆侦察魂，这回该你大显身手了，你做小分队领队，再带上八个战斗英雄，你心目中有人选吗？”

彭光耀略作沉吟道：“有。爆破专家刘志斌，侦察英雄张拯民，破袭战高手黄明辉，司机赵振清，汽车、火车、轮船都会开，这都是一流人才，其他的人嘛……”

欧阳初回头望着林司令，“剩下三人，还请司令员在全纵范围内支援我们。”

林司令豪爽地说：“没问题。我再给你派三个得力干将。不过，我总觉得少点什么。”

“还缺少一名狙击好手。”

“对，你有人选吗？”

欧阳初脱口就道：“有，叫廖粹钢，是我的老战友、老部下，1939年的兵，曾是鲁南根据地的‘地雷大王’，1942年留学苏联‘伏洛希洛夫’军事学院，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获得苏联‘狙击英雄’称号，是华南部队中唯一得到斯大林接见的人。1943年底回国后被八路军总部分配到东江纵队，死在他枪下的鬼子官兵有一百多号，日本人管他叫头号克星，老百姓管他叫‘东江枪神’。”

林司令眼睛亮了，“哦，东江枪神？太好了，我要的就是这样的人，既懂爆破又会狙击，他人现在在哪儿？”

“东江纵队三中队。”

林司令站起身，一把抓起电话寻找此人，提出借来一用。没想到接电话的甘司令却一口回绝了他。说他上次借的三挺“歪把子”机枪还没有归还，这次又好意思来个狮子大张口？林司令本来想“赖账”的，这下也不得不归还机枪了。同时，还答应送给甘司令一把新近缴获的象牙把东洋刀和一架美式高倍望远镜，当然还说了一大堆好话。最后，甘司令看在老战友的面子上答应了他，不过强调，人用完了就得及时还给他。林司令满口答应，当即就要派人去接廖粹钢，但甘司令告诉他廖粹钢正在肇庆执行一个秘密狙击任务，让他的人今晚9点去福建会馆接人。林司令即派彭光耀去肇庆接廖粹钢。

暮色苍茫中，一辆黑色司蒂旁克轿车飞速驶过肇庆市区街道。轿车后座坐着“东江枪神”廖粹钢。只见他一副富商模样，头戴礼帽，穿一身黑西装，上唇留着一抹小胡子，戴着墨镜，手提着一个牛皮枪箱。他生得器宇不凡，石岸般突出的

眉峰，深潭般的双睛，从略高的颧骨往下，是刀劈斧削般的下颌，处处隐现出一种内在的力感。这张脸上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在右眉骨稍稍靠上的位置，有一道三寸长的伤疤。

廖粹钢回头对坐在身边的中年男子悄声道：“钱会长，任务？”

钱会长长得白白胖胖，天生一副福相。他是中共地下党肇庆区委书记，掩护身份是肇庆福建商会会长。钱会长警惕地扫一眼车窗外急速后掠的街道，面色凝重地说：“廖中队长，你这次的狙击目标是一名日军副官，叫小泉方雄，这是他的照片。”

老钱递上照片，廖粹钢接过仔细看着。

“他手中有一份日军‘一号作战’的计划书，这是一份关乎豫湘桂战役的军事文件，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搞到这份重要文件。你的任务是击毙这个副官，然后，由我们行动小组的另外两个人摸进房间，将计划书从敌人那儿拿到。”

老钱把一张地图在腿上摊开，“你看，这是康福路，这是西江饭店，对面是环湖宾馆。你的狙击位置在西江饭店三楼这个包间，8点整，小泉方雄会出现在环湖宾馆二楼的这个房间，中间相距200米。怎么样，有把握吗？”

廖粹钢看了看地图，又看看照片，轻蔑地一笑，“钱会长，凡是让我的狙击镜圈住的小鬼子，他的小命就算画上句号了。”

“好。打完你就撤，后面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廖粹钢点点头。

西江饭店三楼客房。廖粹钢手提一个方形皮箱在服务生带领下走了进来。

服务生鞠躬道：“冯先生，这就是您的房间，有事请按铃。”

“谢谢。”服务生退出。

此时天刚黑，廖粹钢看着对面环湖宾馆房间灯亮了，他笑了，那距离只有250米。这种距离对于一流的狙击高手来说，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他拿出狙击枪，支在窗框边上，瞄准对面斜下方二楼的窗户，静静等待那个日军副官出现。

十分钟后，果然有一名男子出现在狙击镜中。那男子长得英俊帅气，身材中等，方脸平头，穿着一身米色西服，而不是日军的军装。廖粹钢已经看过此人的相片，知道他就是自己今天的狙击目标：日军副官小泉方雄。但有点遗憾的是，小泉的头部刚好被窗户的横框挡住了。因为他在三楼，对面的小泉在二楼，要打只能

打胸部,但胸部过宽,如不能一记穿心,对方很可能不会当场毙命。而且,此刻这个家伙右侧在外,在他右前方,还有个女人的身影闪了一下。

哦,是一场幽会?怎么办,打还是不打?廖粹钢犹豫了片刻,就在此时,一张女人的脸突然出现在狙击镜中。

怎么有点面熟,她是谁?廖粹钢紧了紧狙击枪,脸贴枪托,手指扣在扳机上。

对面窗里,两人抱在一起热吻起来了,一边吻,一边转,那女人的脸慢慢转了过来,怎么越看越像一个熟人。女人用袖口擦着唇上的口红,笑脸灿烂。倏然间,一道电光石火在脑中掠过,廖粹钢被冥冥中的闪电击中了。

“她?她……她是叶春芳?”刹那间他心念电转,汗毛倒竖。

他定睛一看,对,就是叶春芳!那个让他魂牵梦萦的女人,那个多少年来苦苦思恋的初恋情人,那个久绝音信的老同学。

怎么是她?不,不可能。在学校里积极参加一切抗日宣传活动的积极分子,一个与侵略者有不共戴天之仇的刚烈女性,一个深富家国情怀的进步青年,怎么可能和一个日本军人搅在一起?可狙击镜中出现的女人分明就是她——叶春芳!

难道她天良泯灭,认敌为友?难道她变了?形势所迫,献身邀宠?他多么希望这是一种错觉或是一场误会啊。

有道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那么,情人相见呢?居然是在这种情况下,和情人在狙击镜中相见?这难道不是世界上最大的讽刺?

一个狙击手,在狙击镜中只可能看见三种东西:一是敌人,二是尸体,三是死神,四是什么?没有四。可从今往后,那个狙击史该改写了。

一个投敌怀抱、卖身邀宠的人,一个不顾廉耻、丧失人格的人,她与一个敌人还有什么区别呢?即使她是自己的情人,做出这种下流行为,背叛勾当,也是不可原谅的。

一束凶光登时从他眼中喷了出来,嘴唇紧抿着,一只手颤抖着打开背包,哆哆嗦嗦地从子弹袋里摸出一颗子弹,愤怒地压进枪膛,合上枪栓,手指扣紧了扳机。

致命的错误就此铸成。他根本不知道,此刻压进枪膛的,竟然是一颗达姆弹。达姆弹是一种被日内瓦国际公约明令禁止使用的子弹,这种子弹打入人体,会在贯穿人体后立刻爆炸,并在人的背部留下一个碗大的洞,凡是被这种子弹击中的人,百分之百都会毙命。也许潜意识里面,他想“轰”掉眼前的一切,让那个

背叛了自己的恋人,和那个日本鬼子同归于尽,一起被正义之弹炸得粉身碎骨。

“当”的一声枪响,子弹带着惊愕、愤怒、怨怼、仇恨向两个竟然还在拥吻的人飞去。

随着一声巨响,狙击镜中登时血雾一片,两个人惨叫着分开了。日本男子米色西装的右胸部位登时殷红一片,男子的手向前抓了两把,嘴张成一个大大的“O”字,直立了两秒钟,就直挺挺地向后栽倒了。子弹贯穿了男人的身体,打中了女人,那女人前胸衣衫破碎,左乳部位血肉模糊,像被撕裂一般,也跟着惨叫一声,晃了两晃,向男人倒卧的方向栽去。

怎么搞的,今天这枪声怎么这么刺耳?

那一枪好像打在了他自己的心上。

来不及细想了,他的狙击任务不管怎么说已经顺利完成,剩下的事就交给地下党区委的行动小组去处理吧。廖粹钢利索地收好枪箱,反身扫了眼房间,悄悄走出门去。

半小时后,廖粹钢平安回到福建商会会馆的客厅。他刚走进前厅,坐在桌子后面的钱会长和彭光耀就起身相迎。钱会长扼要地介绍了一下情况,就拉着三人上了自己的轿车。

夜色如墨,司蒂旁克轿车风驰电掣般穿过肇庆市区,进入了郊区,又经过半个多小时,轿车进入了山区。车上,钱会长道:“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东江纵队的廖粹钢中队长,这位是珠江纵队彭光耀中队长。刚才接到东纵甘司令的密信,派你去珠纵执行另一次重要任务。”

彭、廖二人紧紧握手。廖粹钢摘下墨镜,稳了稳神,看着甘司令的密信。

钱会长边开车边回头道:“老廖,打小泉还顺利吧。”

廖粹钢一愣,“嗯……不太顺,出了点小插曲……不过,没大碍。”

彭光耀钦佩地说:“老廖,久闻大名,真是如雷贯耳啊。今日一见,果然身手不凡。”

廖粹钢笑道:“老彭,你这个‘孤胆侦察魂’也不简单嘛,说说任务吧。”

“总部首长交给我们纵队一个秘密任务,炸掉‘秋山大桥’。我们人手不够,林司令才向甘司令借你过来的。”

“林司令手下名将如云,不是有什么八大金刚吗?还用借我这样的专打‘黑枪’的小角色?”廖粹钢幽默地说。

彭光耀笑道：“哎，话可不能这么说。这次任务难度太大了，所以我们才请你这尊真神。我们会聚各方面的杰出人才，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战斗小分队。”

半小时后，车到了旗岭山下，钱会长刹住车，转头说道：“三位，车只能到这儿啦，前面就是旗岭山啦。”三人从后座上下来，车很快开走了。

彭光耀中队长知道，翻过当面这座旗岭山，前面就是珠江纵队的根据地五桂山。彭、廖、李三人一身村夫打扮，沿着山路向旗岭山攀登而上。夜色如漆，山路泥泞，三人在半山腰离开小路，钻过几片小树林，向山侧迂回攀登。突然，彭光耀手一挥，三人立刻就地卧倒。前方大路上，出现一支日军的巡逻小队，路口还有鬼子的哨兵，他们知道，今晚要从这条路上过去已不大可能。当三人拐了个大弯，来到山腰上另一条小路的时候，发现这条路也被日军堵死了，各个路口都加派了哨兵，显然这边也被封锁了。

三人合计了一下，决定就地过夜，等天亮了再走。

第二天一大早，当浓雾还没散尽的时候，三人悄悄地越过山梁，绕过日军士兵在几条沿山小路上设置的暗哨，来到一条下山的羊肠小路上。突然，老彭发现了什么，一挥手，三人立即卧倒在一条沟坎边上，观察着山头上的动静。老彭举起一架望远镜，向山顶上看了看说：“好像是日军前线顾问团哪。几天前，接到内线的密报，日军要偷袭五桂山，想端掉我们的老窝，欧阳支队长命令我去侦察日军顾问团的行踪，结果摸了几天没结果，没想到今天巧遇了，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廖粹钢接过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山头上的一伙敌人。过了一会儿他说：“嗯，有六个日军高官，四个大佐，一个中佐，一个少将，肯定是日军顾问团。”

廖粹钢把望远镜递给了身旁的李排长。李排长望了望道：“也许他们是在视察前线阵地，也许是在进行战役部署，看样子五桂山有危险。”此言一出，大家都感到事态严重。

彭中队长机警地说道：“是啊，敌人太狡猾了，看样子敌人已经做好了奇袭五桂山的部署，我们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老廖，你看怎么办？”

李排长凑了上来，“彭队长、廖队长，我有个建议，我们狠狠地敲它一家伙。我们一开枪，家里人就知道敌人来了，就会及时撤离。”

“对，给它送点见面礼。打完咱就溜嘛。”彭光耀断然地说。

廖粹钢二话不说，目测了一下距离，对二人道：“不用你们动手，不就 550 米嘛，给他们下一张地狱的请柬吧。”